

終結貧窮必先消滅暴力 *

黃默

東吳大學端木愷講座教授

蝗蟲效應：暴力的陰影

蓋瑞·豪根、維克多·布特羅斯著，楊苓雯譯

馬可孛羅出版社

2015 年

這是一本讀來十分沈重的書，但也充滿了期待與希望。兩位作者既有學術的背景，也有豐富的經驗。書中描述當今發展中世界貧窮階層受金到的暴力迫害與屈辱，遍及非洲、拉丁美洲、南亞、與東南亞各個國家。對貧窮階層來說，暴力無所不在、如影相隨，也使得脫離貧窮幾乎是不可能的事。作者稱之為「蝗蟲效應」，十分貼切。

雖是如此，發展的國家（台灣也是）對「蝗蟲效應」幾乎沒有瞭解，即使少數人有所認識，也都不願意去面對，這也是為什麼作者強調，如果我們不能消滅暴力，改變貧窮的努力，也必然事倍功半。

一、消除貧窮是一件十分艱辛的工作。既需要大量的資源，尤其需要價值觀的改變，涉及的面向涵蓋醫療、教育、就業、生活條件、住屋條件等等。如果我們同意作者的分析（我們又不能不同意），我們的工作可以說是雪上加霜，十分地艱鉅。

回顧人類社會的歷史，貧窮在傳統的社會，被視為是天經地義的事情，不是人的意志與努力所能改變的。到了十九世紀初，科技的進步與利用，人類才擺脫了貧窮的主宰。然而，即使在今日，大多數經濟學者仍然將貧窮視為一個單純的經濟成長問題，不涉及文化、政治、社會的各個面向。

* 本文轉載自《蝗蟲效應：暴力的陰影》。

誠然，這幾年來，這想法已經逐步受到挑戰。沈恩（Amartya Sen）教授主張發展是為了自由，自由是經濟成長不可或缺的構成要件。薩克思教授（Jeffrey Sachs）也提出「貧窮陷阱」的概念，以及破除的具體辦法。2000 年，聯合國千禧年計畫，尤以消除貧窮為核心的工作。聯合國組織、各國政府與民間團體，也都全力以赴，作了不少工作。但如本書作者所說，千禧年計畫幾乎沒有提到暴力的問題。

二、進一步的分析，暴力的問題來自於非洲、拉丁美洲、亞洲各個國家的刑事司法體制的失能，警察、檢察官、法院與律師都不是為保障貧窮階層的基本權利而設置的。適得其反，他們都淪為政府或是社會上有錢有勢階層的幫兇。他們既歧視貧窮階層，也為了他們自身的利益，不願為貧窮階層挺身而出。只有非常少數的警察、律師、檢察官與法官是例外的情形。普遍來看，貧窮階層不在法律保障之列。在許多非洲、拉丁美洲、亞洲發展中的國家，貧窮階層世代生活在暴力與貧窮的陰影之下。

三、面對這樣難以改變的情勢，作者的答案又是什麼呢？他們一方面回顧十九世紀歐洲、美國、日本刑事司法體制的革新，包括在短時期內改善貪污、腐化、訓練與設備不足的問題，還有扭轉觀念，不再將暴力視為警察執行任務理所當然的工具。另一方面，他們又敘述當前國際民間團體的活動與努力，包括作者多年來所主持的「國際正義使命團」（International Justice Mission）在世界各地所作的努力，尤其是在菲律賓宿霧（Cebu）城市，透過與政府、社區、律師、社工體系共同合作，所作的改革，深信我們應該保持信心與開放的視野，試探各種有效消滅暴力的途徑。

四、作者十分強調只有非洲、拉丁美洲與亞洲的社區領導階層投入與行動，改變才有可能，這與十九世紀的改革運動，並沒有什麼不一樣。如果當今的情勢有什麼不同，那就是國際民間組織的出現與參與。早在 20 年代、30 年代，國際民間組織已經逐步出現，比如說美國杜威教授（John Dewey）所領導的對托洛斯基（Leon Trotsky）案件的調查，又如英國哲學家羅素所領導的反越戰運動，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事情。到了 70 年代，美國卡特總統倡議人權外交，國際民間組織投入改革的運動蓬勃發展、日新又

新，普及世界各地。其中最著名的，如國際特赦組織、樂施會等等。本書作者所主持的「國際正義使命團」，根據他們的自述，也深受國際特赦組織的影響。

五、對台灣來說，蝗蟲效應的問題並不那麼嚴重，但地方政府迫遷以及私人暴力討債的事件時有所聞。社會貧富差距的擴大、新貧階層的出現，值得政府與民間組織密切地注意。另一方面，台灣不少民間組織、尤其是與佛教有關的團體，也參與跨國的活動。但如何監督這些團體，維持內部民主的運作，並發揮最大的力量，也值得深入的討論。